

愛芙狄詩雅簡介

甘汝誠

建道神學院

香港長洲山頂道二十二號

愛芙狄詩雅位於土耳其西南艾丁省 (Aydin) 加拉加蘇縣 (Karacasu) 舊基爾村 (Geyre)，約在士每拿 (Izmir) 西南 230 公里的地方。整座廢墟為一道長約 3.5 公里的城牆所包圍，佔地 500 公頃，但只屬昔日愛芙狄詩雅的城中心部分而已。

愛芙狄詩雅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6000 年；那時候，這兒已經是敬拜巴比倫戰爭和愛情女神以斯他 (Ishtar) 的地方。以斯他古稱寧 (Nin)，所以這兒就稱為寧奴兒 (Ninoe)。希臘人敬奉相似的女神愛芙狄 (Aphrodite)，故改稱寧奴兒為愛芙狄詩雅。愛芙狄女神相當於羅馬人的女神維納斯 (Venus)；羅馬人據說是她兒子伊尼阿 (Aeneas) 的後代。伊尼阿的父親安卡茲 (Anchises) 是特羅人 (Trojan)，特羅就在愛芙狄詩雅附近。由於宗教和民族上的關聯，愛芙狄詩雅在羅馬人得勢後享受無比的重視和特權：凱撒大帝曾多次到此拜祭及奉獻愛神伊羅 (Eros) 的金像；渥大維賜愛芙狄詩雅自由邦的地位，可以不用向羅馬繳稅，神廟有庇護罪犯的特權等等；其後的皇帝更以愛芙狄詩雅為君王崇拜的中心。

愛芙狄詩雅不但吸引了羅馬貴族前來朝拜，在主後第一、二世紀更發展成地區的文藝和學術中心。附近礦場開鑿的大理石成為建築神廟和雕刻的上好材料，工藝製成品暢銷地中海地區；文學、科學、醫學和哲

學亦享譽全國。公元三世紀後，先有省份給重新劃分，跟著東西羅馬分裂，愛芙狄詩雅漸次失去全國君王崇拜中心的特殊地位。四世紀時基督教為拜占庭國教，此地設有主教區，但由於缺乏宗教傳統的支持，地位大不如前，而昔日的風光亦一去不復回了。四世紀至七世紀間當地發生多次大地震，地下水氾濫，戰亂、瘟疫、宗教傾軋、經濟不景也加速了愛芙狄詩雅的衰亡。中世紀十字軍之後，此地落入土耳其回教徒手中，愛芙狄詩雅終於完成其歷史的使命而淪為廢墟，從此長埋地下。

愛芙狄詩雅的再現主要是紐約大學考古系教授伊林 (Pro. Kenan T. Erim) 近三十年努力的成果。已發現的愛芙狄詩雅重要建築物有：賽跑場、四面門 (tetrapylon)、愛芙狄神廟、市集、水運場、公眾澡堂、劇院、體育學校和天子廟 (Sebasteion) 等；其中以天子廟最具特色。

羅馬人對君王在宗教上的定位最初與希臘人相似：人神絕不能混為一談，即使是最賢明的君主也只不過是「超人」，是上天派來治理凡間的使者而已。另一方面，羅馬人喜歡把自己的家系與偉人或神祇掛鉤，例如：羅馬城的人向來以維納斯女神的後裔誇口。保羅曾指斥這種無窮家譜的辯論對基督信仰並無幫助 (參提前一4)。無論如何，初時羅馬人對君王 (例如渥大維) 之神性只停留在傳說的層面，是尊敬多於敬拜。主前27年渥大維取了個神性的稱號——奧古士督，主要是為取得軍隊的控制權，與一般老百姓無關。

羅馬人開始敬拜奧古士督、修壇建廟，是提比流 (Tiberius) 時代的事情。這種將去世的君主「神化」的舉動大概是受了東方人 (特別是埃及人) 的影響，因此在東方 (小亞細亞) 特別受歡迎。奧古士督一方面與神祇 (例如羅馬神 [Roma]) 並列，一方面受到全民的供奉。他的神性一再受到吹捧，甚至被傳為武神 (Mercury) 下凡。猶太分封王希律在撒瑪利亞為他建廟，稱為斯巴撒 (Sebaste，斯巴撒是奧古士督在拉丁文的特稱)。廟內供奉羅馬神和奧古士督。主後14年，羅馬元老院正式將他列入國家級的神祇中。簡括而言，在這時期，奧古士督雖被羅馬人立廟敬拜，但沒有人真的以他為神；而真正奉他有如神明還是他死後的事情，因為那時的羅馬人並不拜活生生的皇帝。

主後第一世紀多米仙 (Domitian) 用鐵腕統治帝國，為了試驗子民對他的忠誠，便要求國民指著他起誓，並向他的像 (genius) 獻祭。由於猶太人和基督徒反抗，於是元老院在公元95年下令驅逐猶太人離開帝國本土；基督教視此政令為宗教逼害。許多學者亦以多米仙為啟示錄的八「獸」之一（啟十七7-13）。

主後第二世紀，施佛奴 (Septimius Severus) 下令要敬拜皇帝和皇帝的像，為他（和他的繼任人）的像立廟，君王崇拜從此確立。例如：皇帝在錢幣上的造型往往比作太陽神亞波羅（日神）；王后則比作月神 (Cybele)。從此其他神祇淪為皇帝的助手、天堂成了皇廷的翻版。

以往學者對羅馬君王崇拜的認識只限於文字的記錄和錢幣的上雕刻，在愛芙狄詩雅發現的天子廟除了肯定君王崇拜的存在之外，更為君王崇拜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背景。

Fig. 1 Restoration Drawing of Facade of South Portico of Sebasteion
(F. Hueber, U. Outsch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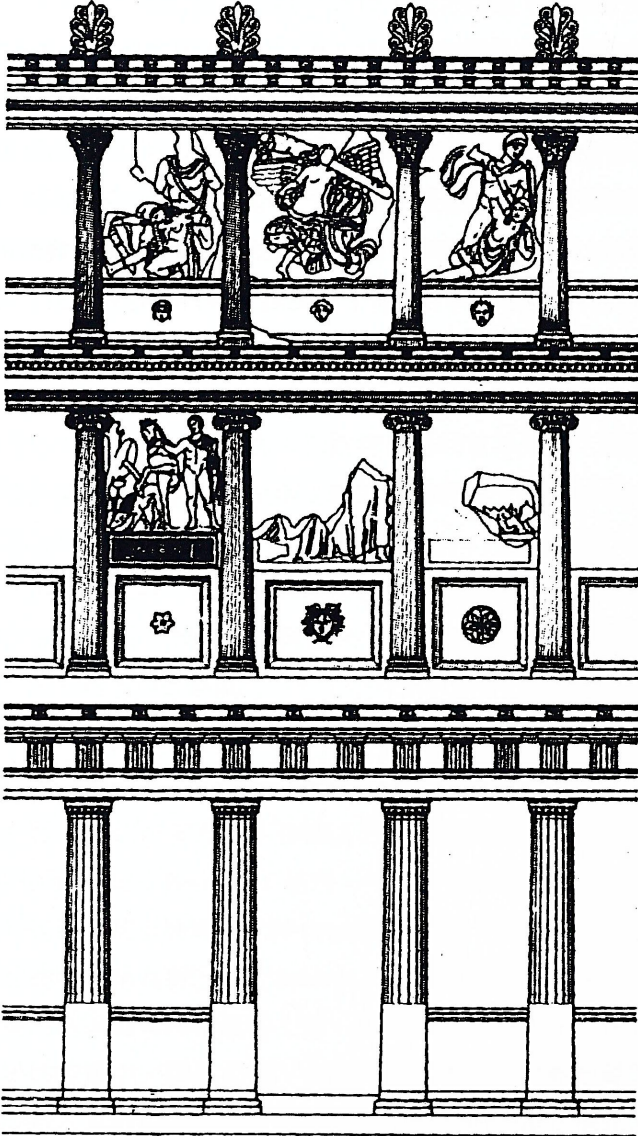


Fig. 2 Restoration Drawing of the Sebasteion and Its Propylon Looking East (F, Biller, G. Kaynak).

